

煮酒論英雄，對酒當歌，確是人生快事。可是酒喝多了，難免失儀。因此，早在周朝就設有酒監一職，專門維持席間飲酒的秩序。酒令最初是為限制飲酒而設，後來演變成罰飲的遊戲，務使賓主同歡，盡興而歸。

騷人墨客的專利

文雅之士所行酒令，統稱為雅令。大多先推一人為令官，出詩出對，眾人按首令之意續令，內容與形式必須相符，否則被罰飲酒。

就如“春字詩令”有兩種。第一種輪流吟詩一句，每句都以春字起首。另一種第一句以春字起首，第二句春字居次，餘此類推，即如：

春日凝妝上翠樓
陽春一曲和皆難
銅雀春深鎖二喬
草木知春不久歸
隔座送鉤春酒暖
舍南舍北皆春水
玉樓宴罷醉和春

歷代最為人樂道的雅令，要數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一次曲水流觴。東晉王羲之父子與名士共四十一人在會稽山陰的蘭亭飲酒行令，眾人沿溪而坐，酒杯隨曲水飄浮。酒杯停在誰人面前，誰就要賦詩一首。詩作匯集成篇，王羲之為詩集作序，一揮鼠鬚筆，墨落蠶繭紙，成就了“天下第一行書”——《蘭亭集序》。



北京恭王府花園內的“曲水流觴”

一般大眾的遊戲

可幸行酒令並非文人的特權。投壺就是一種雅俗共賞的酒令。又如擊鼓傳花、姆戰等通令，既不用引經據典，也無須搜索枯腸，賓客喧笑吆喝之聲，亦能佐歡。

投壺源自射禮，始於宴席上主人請賓客射箭，及後演變成向壺投矢，因此既是遊戲亦是禮。投壺之禮由“司射”主持，投矢前擊鼓奏樂，雙方三請三讓，互行揖禮，然後才輪流投矢，多中者勝，勝者向敗者奉酒示敬。

擊鼓傳花是既熱鬧又緊張的通令，特別適合女賓。令官先持花枝，使人於屏後擊鼓。座客依次傳遞花枝，

鼓聲一停，花落誰手，誰就要飲酒。姆戰則是用手指比劃的遊戲，近似今日的猜枚划拳。

雅令到底是文字遊戲，才思不夠敏捷，腹中沒有詩書，怎能招架應對？勉力為之，只會像薛寶釵的哥哥薛蟠一樣，大出洋相。要參透酒令的興味，何不播音樂傳氣球，甚或來個“十五二十”，從通令的變奏中承續一絲古風，尋探一點餘韻？

紅粉佳人的妝容

盛宴之上，有酒有樂，自然要有佳人歌舞助興。唐代崔令欽的《教坊記》裏面，有這樣一個令人莞爾的故事：



汴州龐三娘能歌擅舞，有才有貌，可年紀漸大，舞步不復年青時那樣靈活。初時靠一身行頭裝束，倒也不怎樣覺老。但歲月不饒人，再過幾年，皺紋終於悄悄爬滿了粉面。心靈手巧的龐三娘不慌不忙，在臉上貼薄紗，再塗以雲母和粉蜜。一番刻意經營、細心描畫之後，任誰也看不出青春少艾竟是半老徐娘。

三娘譽滿汴州，每有盛宴，主人都愛請她赴會，以歌舞助興。一日，使者登門僱請龐三娘翌日赴宴。三娘一張素面，未及化妝。使者問道：“老婆子，龐三娘在哪裏？”三娘回道：“三娘是老婆子外甥，暫不在家。柬帖請留下，她明天定必赴會。”過了一天，盛裝的龐三娘翩然而至，光彩照人，使者相見不相識，只道：“三娘的阿姨，在下昨天已拜見過了。”一夜之間，老婆子竟變成美嬌娥，不啻於神乎其技，稱之為藝術，亦絕不為過。

自古以來，化妝美容是女子苦心孤詣的一等大事。萬里赴戎機的花木蘭，脫去戰時袍，也不忘對鏡貼花黃，可見敷朱施粉絕不能掉以輕心。時至今日，技法容或不同，而風俗猶在。我等仰賴種種美白防皺去斑抗氧化產品的時代女性，花上數不盡的金錢時間心血，絲毫不敢怠慢，務要把青春多留一刻，讓歲月少留一點印記。然而，終生經營這項美麗工程，卻像晴雯為賈寶玉修補孔雀裘那樣，力竭筋疲。忍看明鏡裏生死相隨的黑眼圈魚尾紋，想到化腐朽為神奇的龐氏三娘，能不既羨且妒？

編者按：本文部分內容取材自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文化小組活動“大唐盛宴”。

人無禮則不生，事無禮則不成，國無禮則不寧。

荀子《修身》